

從白米供應看輸入外勞

李樹甘 曾俊基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、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

先前在媒體上看到香港有復耕人士再次在香港種出稻米，並在鏡頭前試食。現在，白米生產除了少量復耕計劃外，差不多在香港絕跡，但翻查記錄，原來香港在五十年前稻田達八千多公頃，即差不多有四百個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，可見在當時白米生產的規模並不小。但隨著經濟發展，工商業慢慢取代農業成為香港的主要經濟支柱，白米生產便開始在香港式微。

為甚麼香港不自己生產足夠自身需要的白米？香港本身沒有足夠資源可供使用，所以必須依靠龐大的出口貨品和服務(包括在港旅客開支)以換取入口。在國際貿易中，各地方生產並出口成本較低(比較優勢)的貨品(和服務)，以換取入口成本較高(沒有比較優勢)的物品，則雙方可享受更多物品，從而令雙方的經濟得益。

香港早期的人口不多，而新界卻有大片土地可供農業使用，在農業上較有優勢。戰後香港人口急增，大量的人手供應令香港在輕工業上較有優勢，所以大量農地發展為中小型工廠、住宅等。香港亦由出口農產品轉為入口農產品，而作為工人的收入遠較艱辛工作的農民高(除非香港限制糧食進口以大幅增加糧食價格)，因此越來越少人願作農夫，農業逐漸式微。

所以，香港並不是不能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發展，而是代價的問題。試想想，如果現在香港要生產自己的白米，一方面必須付出高昂的地價，另一方面更要付出高昂的工資，以此推算，我們可能要高出數倍的價錢才能吃到一碗「香港製造」的白飯。相信在現實中大多只會希望嘗試「香港製造」的白飯，而不會每天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來支持。

近年香港不少行業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結構性人手短缺，而人手短缺的情況以基層前線職位最為嚴重，從比較優勢來分析，香港在基層服務方面優勢減弱，為整體經濟著想，應考慮入口基層服務，即輸入低技術外勞。但是，勞工團體卻擔心本地工人被外勞替代，「搶飯碗」拉低本地工人工資，因而堅決反對。而日前新加坡由外勞引發的騷亂更令香港輸入外勞的討論更為艱巨。

筆者明白勞工團體的憂慮。基層服務如農夫辛勞工作但生產價值低，不能提高工資。但透過輸入外勞，可令本地工人轉做生產力較高的工作，以獲得更高工資。此外，輸入低技術外勞將能促進行業發展，令本地職位增加。況且，就算不容許輸入外勞，這類職位長遠亦會隨著科技發展被電腦、機器等取代(此部分在

先前文章已作解釋)。

高成本難在國際市場競爭

正如本文的白米例子一樣，若果不容許輸入外勞，就要付出較高的價錢來支持「香港製造」，甚至高出數倍的價錢來支持「香港製造」的生產鏈(此部分在及後文章再作詳細解釋)，香港能否面對世界各國價廉物美貨品的競爭？沒有出口，何來入口？況且，香港現時面對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的問題，預期 2018 年的總勞動力需求量大於總供應量。

2013 年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預期香港的勞動人口將於 2018 年達到 371 萬的頂峰後，便會下降至 2035 年的 351 萬。所以，現在香港需要考慮的並不是應否輸入外勞的問題，而是如何輸入外勞的問題，只要顧及各持份者，避免出現輸入外勞的得益傾斜向任何一方，同時投放足夠資源協助外勞融入本地社會，令外勞能夠成為香港的新力軍，相信香港定能在世界上再創高峰。

最後，若果當初香港為保障農夫的生計限制糧食進口以大幅增加糧食價格，相信香港定不能發展為現今的大城市，而最終農夫的生計又是否真正得到保障呢？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我們反思。